



縛虎手

〔台灣〕
云中岳 著

①



傅虎手

〔台灣〕
云中岳 著

①

内 容 提 要

明朝万历年间，南京慈姥山发生一起骇人听闻血案，紧接着又有一批御用财宝被盗，侠客高翔被当成重大嫌疑犯。这位技艺双全、能连打五花飞石的勇士，倒不怕什么官府陷害，因为巨案又在不断发生，残害不少平民百姓。他决心同官府联手办案，把它搞个水落石出。案子波诡云谲，极其复杂，一涉足就遭到黑道、白道、邪道、魔道人的暗算追杀，卷进了江湖仇杀的漩涡之中。他与女侠小绿明察暗访，拨疑雾、闯秘坛、杀恶僧、战妖魔，经历了种种险风恶浪，出生入死的考验。在江湖义士们的援手下，易装追踪，直捣匪巢，终于降魔缚虎找出了戴鬼面具的主凶恶犯，剑影光寒，大打出手，那个贪花好色、杀人越货，富贵不让今天子的玉狮妖魔，在走投无路情况下，自己击碎天灵盖身亡。

情节扑朔迷离，一波三折，熔武打、缉凶破案、官情于一炉，堪称当今武侠小说之精品，也是云中岳先生的上乘佳作。

(吉) 新登字05号

缚虎手 (1—4) FUHUSHOU [台湾]云中岳 著

责任编辑：邢爱光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7.5印张	8插页 750 000 字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0 000册	定价：23.00元	

自序

一九六〇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遽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溯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

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一九九二、十、二十日

云中岳

于台湾台中市

目 录

一、庙中血案	1
二、大闹酒楼	44
三、发出恫吓	87
四、逃出地垒	130
五、又进黑牢	173
六、借刀杀人	216
七、绿衣解救	258
八、愁云惨雾	305
九、搭救神尼	344
十、杀替死鬼	386
十一、扑朔迷离	429
十二、疑云重重	472
十三、峰回路转	514
十四、寻找秘坛	556
十五、龙女漏网	599
十六、穷追不舍	642
十七、百劫人妖	685
十八、幻电神匕	727
十九、入堡探案	770
二十、龙骧勇士	813

二十一、鬼面人賊·····	855
二十二、欲蓋彌彰·····	897
二十三、裝神弄鬼·····	939
二十四、神巫教主·····	981
二十五、易裝追蹤·····	1023
二十六、直搗匪巢·····	1064
二十七、邪惡到頭·····	1106
二十八、北岳出家·····	1149

一 庙中血案

天宇中云沉风恶，蓦地电光一闪，幻出耀目的道道金蛇。接着是一声霹雳，发出令人昏眩的暴雷，震撼着大地。随之而来的是大雨倾盆，似乎天动地摇，像是世界末日。

这是江南六月盛暑中的暴风雨，平常得很。

南京应天府江宁西南，与太平府当涂县交界的慈姥山上，气氛却颇不平凡。

这座山并不高，前临大江，积石成矶，岸壁峻绝。后临南北往来官道，山势略为平坦。

官道通过山西南，官道上商旅往来不绝。山西建了一座慈姥神庙，已经有十余年无人过问，香火早绝，目下已是破败不堪。

山四周盛产桂竹，可做洞箫，往昔宫廷乐府所用的洞箫，皆用这座山的竹子制成，因此也称为鼓吹山。

在通向慈姥庙的登山小径中，一个穿了蓑衣的中年人冒雨上行，竹笠戴得低低地，不易看到他的面貌。

这人步履矫健，埋头疾走，狂风暴雨丝毫不影响他的行动，若无其事地向上行。

又一声暴雷乍响，狂风随至，路两侧的竹枝狂野地飞舞，雨水骤急地向他当头倾下。

他伸手拉住雨笠，自语道：“真要命，紧要关头，偏偏碰上这场暴风雨，不知那位神秘的通风报信仁兄是不是前来应约？”

蓦地，一脚踏在一块碎石上，石下泥泞，身形一晃，几乎滑倒。他镇静地站稳，苦笑道：“岁月不饶人，我老了，这碗饭吃不下去啦！唉！自古英雄出少年，我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够接手的青年人，唯天下虽大，英才难寻，大概我这把老骨头仍得挺下去，不知能挺得了多久？”

他无意中扭头回望，山下烟雨朦胧，只能看到模糊的景物。

“噢！像是有人上山呢。”他自语着。

他只看到山下竹林的空隙中人影一闪即行消失，连他自己也难以确定到底看到的大影子是不是人。

慈姥庙在望，院墙坍落，院门早已失踪，可以看到破败不堪的殿廊，但庙顶仍然完好，聊避风雨绝无问题。

踏入院门，殿门半掩，空荡荡地空阒无人。他急急抢入殿堂，摘下雨笠，用他那锐利机敏的虎目打量四周，片刻方心中一宽，将雨笠放在积尘近寸的神案上，脱下蓑衣放好，整衣向蛛网尘封的神龛合掌一拜，感慨地说：“慈姥大仙，你也该显显灵，找几个善男信女替你重塑金身啦！”

“咚！咚咚！”殿外突传来三声鼓响。

他吃了一惊，殿外廊下的钟鼓已经失踪，怎会有鼓声传来？

他本能地倒纵而出，在殿门外转正身形，点尘不惊地落地，身法之快，委实惊人。

除了风雨声，鬼影俱无。院中野草高与人齐，荆棘丛生，不可能有人愿意在内匿伏，看地面雨廊，没有任何足迹。

“咦！分明有人在廊下击鼓，难道我老得耳背了不成？不会的。”他吃惊地在自语。

正待冲入雨中出院外搜寻，殿内却传出重物落地声。他扭身抢入，不由倒抽一口凉气，立即严备地贴墙而立，拉开衣襟，露出暗藏在衣内的匕首柄。

没有活的人，只有一具死尸。

神案的拜台下，躺着一个直挺挺的青衣人，手脚松软，青灰色的脸部肌肉扭曲得变了形。

他警觉地用目光先行搜视四周，一无动静。

久久，他终于小心地走近青衣人，拨过对方的脸部，触手处冷冰冰。

“哎呀！是报信的人。”他吃惊地脱口叫。

约他前来会晤的报信人，在青天白日下突然横死在他眼下，即使再高明的人，也禁不住悚然而警。

“危机来了。”他心中暗叫。

他定下心神，沉着地开始检查死尸的致命创伤。可是，他失望了，尸体一无外伤，除非他敢剖尸检查内脏，不然绝难找出死因来。

看尸体落地的遗痕，他一看便知是从梁上丢下来的，殿顶未建承尘，梁桁分明，藏一两个人绝无困难。他十分后悔，暗骂自己该死，一个老江湖在搜视四周可疑征候，怎会大意

得忽略上方梁顶各处的？

他一咬牙，蓦地纵入后殿的天井。

“桀桀桀桀……”殿门外传来了枭啼般的怪笑声，刺耳难听，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他火速往回纵，重出殿门。

院门左侧衣袂一闪即没，有人刚离开。

他不假思索地追出，可是，院门外野草萋萋，竹林密布，除了风雨声之外，哪有半个人影？

地面泥泞，但未留下履痕脚印，他心中一冷，忖道：“糟了！定然是通风报信人走漏了消息，被人赶来杀之灭口，来人艺业之高，骇人听闻，我……”

蓦地，左方的竹林中传来了怪笑声：“桀桀桀……”

他第一个念头便是“速离险地”，再耽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已来不及了，不等他起步，殿堂中已传来了阴森的奇异语声：“哈哈哈哈哈！釜底游魂，姓许的狗腿子，你还不给我爬进来，难道要在下请你么？”

他悚然回望，看不见殿内的全景，只看到案下的尸体，和破败的神龛，似乎不见有人。

他不敢冒失地去看个究竟，心说：“我得走，必须将此地的变故传出，不然……”

“叮铃铃……”左后方突传出一阵怪异的铃声。

他骇然转身，呼吸几乎要停住了，一阵冷流从脊梁向上急升，冲上泥丸宫，他感到浑身都僵了，僵硬地脱口叫出：“招魂使者叶君山。”

竹丛前，站着一个身材高瘦的青袍人，头戴雨笠，一双

阴森森冷电四射的鹰目，流露出残忍的笑意。瘦削的脸颊不出四两肉，山羊胡仍然漆黑，可知年纪仍轻，惨白的脸色，像是刚从尸坑里爬出来的僵尸，左手举着一只金光闪闪的小金铃。腰悬一把长仅两尺二寸的剑，仅比匕首长四寸，古色斑烂，剑鞘剑把剑穗一色黑，黑得令人望之生畏。

“你还等什么？”身后殿堂中又传出另一人的叫声。

他本能地转身，这次看到殿门中间有人了，不看犹可，看了又令他汗毛直竖，心向下沉，抽口凉气叫：“九岭玄魔张九洲。”

他身后应声传来一声狂笑，有人用沙哑的嗓音说：“姓许的，还有我玉郎君范世昌呢。”

殿门口站着的是一位一身黑袍的中年人，庙门右侧后方却是一位白脸书生，一俊一丑，形成强烈的对比。九岭玄魔是黑脸膛，身材壮，五官挤在一起，是属于令人一见便难以遗忘的人物，年约半百，乖戾之气外露。

玉郎君范世昌恰相反，年约四十上下，玉面朱唇，英俊潇洒，穿月白色儒衫，佩剑，戴一顶油绸制成的高顶雨帽，宛如临风玉树，英气照人。

玉郎君含笑伸手，极有风度地颌首为礼，笑道：“许大侠请，殿内敝友已久候多时。”

他反镇定下来了，人到了绝望的境地，反而放得开，将生死置之度外，还有什么可怕的？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淡淡一笑道：“许某今天有幸，总算是见到了五怪三魔四邪的诸位高人，范兄叶兄先请。”

招魂使者将小金铃纳入怀中，阴森森地说：“你擒龙客许

嘉华是见过大风浪大世面的白道英雄，咱们这些黑道邪魔，在你许大侠的心目中，哪有什么分量？你是客人，就不必客气啦！请。”

玉郎君呵呵一笑，接口道：“君山兄，人家金陵三剑客光临，咱们虽是邪魔外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小人物，也应该客气些，不然岂不貽笑大方？许大侠请进。”

擒龙客淡淡一笑，向内举步，一面说：“诸位既然看重兄弟，兄弟恭敬不如从命。”

站在殿门的九岭玄魔说话可就不太客气了，冷笑一声，让路说：“你阁下最好是又恭敬又从命，不然对你绝无好处，不信且拭目以待。”

擒龙客瞥了对方一眼，目光落在殿堂内，举步入殿，镇静地说：“如果兄弟所料不差，诸位似乎还有朋友并未现身，何不请出来一见？”

玉郎君伸手向外一指，笑道：“瞧，外面是谁？”

擒龙客扭头向外瞧，心中暗暗叫苦，硬着头皮说：“原来是天香门的凌云燕萧珮姑娘。”

一位撑了一把油绸彩伞，穿了一身天蓝劲装，佩剑挂囊的少妇，正袅袅娜娜踏上了台阶。好美，眉目如画，媚笑如花，曲线玲珑的丰盈胴体极为动人。

身后突传来娇嫩的语音：“许大侠，正人君子目不斜视，怎么看痴了？萧小妹真不愧称江湖第一美妇。”

擒龙客回顾，不由骇然。神案上，端端正正坐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美得令人屏息，粉脸桃腮，肌肤晶莹吹弹得破，那双勾魂摄魄的水汪汪大眼睛，令男人心醉神摇。穿的

是盛妆，翠绿罗衫翠绿裙，翠绿坎肩翠绿鸾带，梳的是代表未婚少女的三丫髻，戴了三朵翠玉花环。看年纪，约在十六七岁，大好青春年华。

香风中人欲醉，满殿生香。

少女的胸前，亮晶晶地戴了一个用奇大上品翡翠雕成的骷髅头，未免令人心中懔懔，这玩意儿怎能做青春少女的佩饰？真要命。

擒龙客死盯着那块翡翠骷髅头，眼中涌起恐怖的光芒，神色灰败。

这位少女出现在神案上，距他身后不足八尺，对方从何而来，何时而来，他完全不知道，声息毫无，像是幽灵突然幻现，这份超尘拔俗的身法，委实令人骇然。

少女噗嗤一笑，笑容美极，艳极，媚极，令人怪心动神摇，说：“许大侠当然认识我这件胸饰，知道我是谁么？”

擒龙客吁出一口长气，定神道：“如果在下所料不差，阁下定是百劫人妖陈魁。”

“好眼力。”

“阁下故意将翡翠骷髅亮出，与在下的眼力无关。”

百劫人妖将翡翠骷髅纳入怀中，粲然媚笑道：“为免尊驾胡猜，所以亮给你看看，你明白了吧？”

“诸位有何见教？”擒龙客开始探问。

“荒山残庙，许大侠休怪简慢。”

“好说好说，许某不是来作客的。”

“其实咱们都是客人，不必作无意义的应酬了，今天咱们有事相求，务请许大侠慨允成全。”

“诸位有何见教？”

“你不是为龙涎香与黑白珍珠而来的么？”

“这……不错。”

百劫人妖指指地下的尸体，笑道：“这位仁兄是我的一名仆人，他在仪凤门外碰见你，当时他发觉有人跟踪，不敢多言，匆匆留了书信，叫你前来慈姥山讨宝物的信息。”

“不错。”

“你来了，很好。”

“诸位……”

“珍珠不是我们拿的，但下手确是我们这几个人。”

“是谁？”

“咱们不能告诉你，虽则你已不可能向外泄漏了。”

“你们……”

“令兄摘星手许嘉祥知交满天下，艺臻化境，字内称雄。而你，熟悉江湖动静，机警过人，老实说，咱们对你不无顾忌，只有你方能查出线索，因此……”

“因此诸位要杀在下灭口？”

“你猜对了。”

“在下已事先派了……”

“你派了四个人在附近埋伏，他们都不小心，从山西北的悬崖峭壁失足掉下江去了，做了龙王爷的女婿啦！别指望他们了。”

擒龙客向侧方退，呵呵一笑道：“好吧，在下一着错，全盘皆输，没话说，诸位是公平决斗呢，抑或是一拥而上？”

九岭玄魔桀桀一笑，手按剑把迫进说：“姓许的，别往你

自己脸上贴金，凭你一个江湖小武师，替公门跑腿的小混混狗腿子，你配说这种话？”

“配不配咱们心中有数，阁下请指教。”擒龙客冷冷地说，徐徐拔匕出鞘。

匕首，也就是短剑，标准的尺寸是一尺八，这玩意易学难精，格斗时极为凶险。

擒龙客的匕首全长只有一尺二，如果不是有匕首的型态，常会被人误是短刀。

匕出鞘，光华耀目，晶虹四射，匕身幻出蒙蒙光华，如不迫近定神细看，不易看清看实锋刃。

百劫人妖格格笑，叫道：“好一把名震武林的幻电神匕，果然名不虚传。”

擒龙客冷然一笑，道：“承赞了，你阁下的青虹剑，才是人间至宝，名列天下五大名剑之一，幻电神匕何足道哉？”

九岭玄魔撒剑立下门户，不耐地叫：“姓许的，少废话，准备好没有？”

“阁下，上啊！”擒龙客无畏地叫，立了门户。

四周，殿门是召魂使者，右首是玉郎君，左侧是凌云燕，神案则是百劫人妖，四面把守，擒龙客插翅难飞，除了生死一决，绝难突围而走。

九岭玄魔一声狂笑，走中宫抢攻，一招“笑指天南”人剑俱进，剑上隐发龙吟，注入了内家真力，一出手，便全力相搏，锐不可当，但见剑虹乍吐，攻向擒龙客的胸腹要害，下手不留情。

擒龙客存心拼命，匕首短，必须近身搏击，直等到剑尖

近身，方闪身一匕斜挥，大喝一声，闪电似的抢进，匕影画出一道耀目光弧，攻抵九岭玄魔小腹与左肋肋，奇快绝伦，不愧称金陵三剑客之一。

几乎在同一瞬间，人影来势如电，左右后三方剑气汇集，人影乍合。

“啊……”狂叫声乍起。

人影静止，剑气乍敛。

招魂使者、玉郎君、凌云燕三人各站一方，三把剑皆分别刺入擒龙客的体内。招魂使者的两尺二寸短剑尤其可怕，从擒龙客的脊心刺入直透前心，尽偃而没。

百劫人妖已滑下神案，扶住了脸色如死灰的九岭玄魔，急叫道：“九洲兄，躺下我替你裹伤。”

九岭玄魔的左肋血如泉涌，肠子从裂口挤出，左手断了食中两指的前一节，痛得冷汗直流，站立不牢摇摇欲倒。三把剑等于架住了擒龙客，因此擒龙客并未倒下，张口想叫，却叫不出声音，手一松，“当”一声幻电神匕已坠地。

他怨毒地死瞪着前面的百劫人妖，最后叫出六个字：“无耻的狗……东……西！”

三人同时一声长笑，同时拔剑后退。

“嘭”一声响，擒龙客卧倒在地。

凌云燕手急眼快，俯身急抓幻电神匕。

百劫人妖更快，不用手用脚，当然要快些，一脚踏住神匕，笑道：“小妹妹，慢来，这神匕可是我的。”

凌云燕一声轻笑，猛地反手向人妖的下身探去。

人妖吃了一惊，本能地向后退，手一松，扶住的九岭玄